

天涯诗海

夏天的脾气有些甜

■ 乔志兵

夏天它偶尔发脾气
用雷声敲鼓,用暴雨泼墨
雨后天晴
又悄悄递来一道彩虹味的
道歌

夏天它把阳光揉碎
含在嘴里,酸得眯起眼
却又忍不住偷偷舔一舔
风一吹,甜在树梢
甜在我冒汗的额头

夏天它把晚霞挽留
我咬一口,甜得想和它和好
原来夏天它的脾气
赶不走
是薄荷汽水冒泡的温柔

光阴入夏

■ 欧兢兢

四月的风还没走远
槐花就落满了巷口的石板
母亲把春衫叠进柜底
翻出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

邻家的豆角爬上了竹架
爷爷坐在藤椅里
摇着蒲扇,不紧不慢
蝉还没来,日子先暖了

小满那天落了一场雨
稻田里的水映着天光
孩子们卷着裤脚跑过田埂
笑声比蛙鸣还响

父亲蹲在院里修那把旧锄头
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
他说,该种第二茬了

我站在五月的门槛上回头望
春天没有白白走过
每一瓣落花都算数
每一滴雨都喂饱了根

光阴入夏,万物拔节
这寻常日子里
藏着最踏实的欢喜

一杯水的幸福

■ 王紫

不必滚烫,也不必清冽
就安安静静,盛在一个普通
杯子里

窗外有风,有云,有走得很急
的人

我不急
只低头,看见自己的影子
浮在水面,轻轻晃,也不碎

它不好好谁
不装茶,不泡果,不迎合任何
味道

就只是水
凉了再添一点温
渴了就慢慢喝一口

原来幸福这么小
小到刚好盛满掌心
小到一仰头
就能把整个安稳的日子
融进心里,妥帖安放

百家笔记

朝花不经露,只待夕拾

□ 王珉



铁山的脊梁不再冰冷,它已被岁月淬炼成温柔的依靠;红色星火从未熄灭,它在每一个黄昏的湖光里,在每一个蜀地孩童的眼眸中,静静燃烧,照亮龙泉驛区。

若这城市是一本厚重的史册,那么龙泉驛的篇章,便是铁山般的脊梁上,被岁月拍打出红色的回响。

当地的兄弟小陈驾车带我,从龙泉驛区某酒店驶出,穿过十二公里的绿荫隧道,那是我最初邂逅蜀地的浪漫时刻。洛带古镇的石板路还浸着汉唐的雾气,三峨街的牌坊在晨光中静默,八角井的水波倒映着刘禅当年遗落的玉带,它早已不是坠落,而是化作了青苔下的基石,托举起整个客家世界的迁徙与守望。

广东会馆的风火墙高耸,木雕里藏着岭南的雨,那些镂空的窗棂,是时光的筛子,滤下的皆是匠心与乡愁。我们坐在庭院的竹椅上,看阳光穿过檐角,忽然明白所谓传承,不过是热映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异乡人把他乡过成故乡的执念。

江西会馆的马头墙错落,像一封封未拆的家书,在赣江与锦江之间,架起思念的桥。湖广会馆的禹王宫里,香火依旧缭绕,大禹治水的传说在这里化作入川拓荒者的坚韧,每一块青砖都是沉默的拓片,拓印着湖广填四

川的波澜。至于那偏居一隅的川北会馆,虽未亲临,却在想象中勾勒出它幽深的院落,那里或许藏着最朴素的烟火,和未曾言说的坚韧。

供销社的牌匾一排排亮起来,洛带社、十陵社、西河社……这些陌生的名字,是我们这些“90后”未曾见过的、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密码。那些遮阳伞,或深褐或浅棕,撑开一片阴凉,像一朵朵停驻的云,将洛带古镇温柔地框在画中,也把我们与喧嚣隔开,只留下风穿过树叶的沙声。小陈说,这里是他的童年。我们坐在改造后的卡座里,竹凳与木桌围合出旧日的温暖,虽然展柜里少了那些搪瓷缸与粮票,但空气里浮动的,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茶香与踏实。如果每一个卡座都能陈列些旧物,或许就能让时光倒流,让人在一杯盖碗茶的功夫里,走完半个世纪。

午后,我们走向东安湖,空气里有初夏的热辣,但湖畔却有晚春的微风。银沙滩上,蓝色的汽车雕塑载着长颈鹿,“儿童友好公园”的字样在阳光下显得天真而明亮。那长颈鹿高高

耸立,黄褐色的脖子伸向云端,仿佛在眺望整个龙泉驛的变迁,它的斑纹里藏着孩童的童话与成人的乡愁,在木质栈道上投下长长的影子,与远处的湖水形成奇妙的对话。我们坐在遮阳伞下,竹椅与木桌围成小小的岛屿,看湖水如翡翠琥珀般铺展,远处的高楼在薄雾中若隐若现。

不远处的沙滩上,孩童们正编织着金色的梦境。他们垒砌城堡的手沾满细沙,追逐浪花的笑声惊起水鸟,彩色的小桶与铲子在阳光下闪烁如星。有孩童骑在父亲的肩头,小手触摸天空;有孩童蹲在水边,看涟漪一圈圈散开,把“晓得”拖得长长的,像在唱一首没写完的歌谣。那是他们最初对世界的理解——圆润、扩散、不可捉摸。这些小小的身影,是蜀地最鲜活的注脚,将“儿童友好”四个字写进四川的湖风中,写进每一个路过的人心里。看着他们,仿佛看见时间的种子正在发芽,他们是天府之国的麻辣种子,湖广填四川的坚韧新芽。

那一刻,碧空如洗,多么美的天光,可我的心里却为何泛起莫名的涟漪?湖水无言,只是将天光云影一一收藏,把那些不安沉淀为湖底的细沙。夕阳缓缓攀爬,沿着龙泉山起伏的脊梁,将整个天空染成殷红。

这是很多年前夏日的回望吗?不,这就是前几年我在龙泉驛见到的初夏绝美黄昏,是铁山余脉与城市交融的温柔时刻。我想起龙泉驛老煤矿的整肃,如今化作龙泉山森林公园的静谧;想起老砖瓦厂的誓言,如今

凝成东安湖畔的清澈。老一辈革命者寻访红色旧址的足迹,在1929年的风雪中比枪声更尖锐;龙泉驛地下党组织的红色星火,在紫土之下比黎明更近;老区委会议旧址的青砖黛瓦间,弹痕与苔藓如泛黄的会议纪要。火土相生,红岩滚烫,随着硝烟把岁月沉淀,硬茧完备,灵魂却因信仰而柔软。

世界丧失敏锐的痛感,我们却在历史的褶皱里,轻轻拂去尘埃,触手生温。迟早会有暮色,沿着我荒凉的额,缓缓攀爬,龙泉驛的苍翠山林——松柏依旧森然肃杀,碑文如铁,轻盈跃动,字字泣血。我知是奢望,却始终希望红色星火,永远像龙泉驛区烈士陵园的灯光那样闪耀。

小陈递来一杯成都茶馆的传统盖碗茶,茶汤清亮,映着晚霞。我们不言语,只是看着孩童们渐渐散去,看着长颈鹿在暮色中变成剪影,仿佛刚才的时光是一场温柔的梦。东安湖的水依旧荡漾,它见过太多的来与往,太多的惶惑与安宁,它只是包容,只是沉淀,只是在每一个黄昏,将天空与蜀地,将过去与未来,温柔地拥入怀中。

朝花不经露,只待夕拾。龙泉驛的朝花,开在会馆的飞檐上,开在供销社的牌匾里,开在东安湖的沙滩上,开在孩童的笑靥中。而夕拾之人,带着川康边游活动的“红色走廊”印记,在这片土地上,找到了温润与安宁。铁山的脊梁不再冰冷,它已被岁月淬炼成温柔的依靠;红色星火从未熄灭,它在每一个黄昏的湖光里,在每一个蜀地孩童的眼眸中,静静燃烧,照亮龙泉驛区。

光阴故事

“榕树下”的文字记忆

□ 马珂



记忆里的青春。蒙海龙 作

婕,与韩寒等后来声名鹊起的作家一样,是榕树下早期核心作者之一,后进入榕树下担任编辑并负责电子杂志。谈起网站发展,她与创始人朱威廉一样信心满满。

回京后我也注册账号,成了其中的一位网民。白天为本职工作忙前忙后,深夜回到住所便在键盘上敲下所思所想:北京街巷的烟火,异乡漂泊的感受,旅途偶遇的感动。不求成名,只为安放心绪。偶有陌生读者一句简单共鸣,便足以让我欣喜许久。榕树下,成了我那段时光最安稳的精神港湾。

榕树下最负盛名的是1999年起举办的原创文学大赛,请来余华等名家坐镇,不看作者背景,只论文字水平。许多普通人的作品因此被看见、

被出版。榕树下年度网络文学选本,成了一代读者的枕边书。

后来我告别纸媒转到电视。新的工作节奏急促,镜头、脚本、剪辑环环相扣,连静心读一篇短文都成为奢望。我渐渐疏远了榕树下网站,偶尔在网络碎片里听闻它辗转易主的消息:从贝塔斯曼到欢乐传媒,再归入盛大文学。一次次资本更迭,磨去了它最初的纯粹。熟悉的作者陆续离场,热闹评论区归于冷清。记忆中的那棵榕树,在时代浪潮里慢慢变了模样。

2017年,榕树下停更。消息传来,我正在机房赶制节目,心头骤然变得空落。没有正式告别,没有收尾篇章,那片承载无数人文学梦的绿荫地,就此定格在了旧时光里。

榕树下作为当年最早最大的原创文学网站,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壁垒,撕下其高高在上的标签,让文学真正走向大众,给每一个普通写作者提供发表园地和展示舞台,深刻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。但它亦有无法回避的弊端,在时代转型中未能守住初心,终究沉寂,令人惋惜。

这些年,网络文学风起云涌,新平台层出不穷,可我始终怀念在榕树下劳作耕耘的那些时光;怀念在网站编辑时看见的那棵繁茂之榕;怀念自己深夜敲字的赤诚;怀念那片不慕名利、只守初心的文字天地。榕树下的文字记忆,没有传奇,只有真诚;没有喧嚣,只有温情。它虽隐入尘烟,却在一代人心里播撒下文学的火种。

亲情家事

墨香里的晚年

□ 黄莹

写字本是一件清静的事情,有人在旁边陪伴着,墨香里便多了一份温暖。我的书法搭档是老伴。他练字的时间比我早很多,年轻的时候就爱写字、画画。退休后时间多了起来,他对书房进行了一些整理,老榆木书桌擦得干干净净,毛毡铺好,宣纸裁好,从此日复一日地坐进去。

最初他在写字的时候,我一边看书,一边抬头看他的手腕动作,很安静。久了之后,心里就有点痒痒的。一次他临完一页《兰亭序》之后,搁笔歇息时,我就凑过去看,他把笔递给我:“你来试一下?”我不推辞,干脆坐了下来,颤抖地写下一个“一”字。他说:“有意思,横画像蚯蚓搬家。”屋内原本的寂静被笑声冲破了。

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的老师。他教我最基本的握笔姿势,指实掌虚,经过几次练习后我不再发抖;中锋行笔时,我写出来的线总是偏的,他不生气,也不催促。两个人看着字帖一个一个地模仿着,他临摹真脚时喜欢雄强宽博的气势,我则喜欢《多宝塔》中的秀美,认为那些字就像穿着裙子的仕女。

时间一久,书房也发生了变化。两个书柜并排放在一起,他放的是历代碑帖和书法理论,我放的是诗词文赋和古典笔记。平时各自看书时,读到有感悟时就给对方讲。有一次他研究赵孟頫的尺牍时发现

了其中有一则轶事,于是激动地对我说了起来,我听得入了迷,把炉上煮水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,直到壶嘴冒出白汽,才急急忙忙跑去关火,两人边笑边埋怨。

写字累的时候休息间隙,泡一壶老白茶,茶汤呈橙红色,清澈透明,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慢慢品尝。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照在砚台边,摊开的字帖上以及我们的白发上。有时候不说话,就这样安静地坐着,感觉这样的日子很舒服。

去年秋天,老伴突然跟我说想要写一卷长卷,把我们以前读过的古诗都抄上。我帮他裁纸、研墨、放好镇尺,他在一旁一笔一划地写着。到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”时,他停了下来,转过头看着我,没有说什么,只是笑了笑。我也笑了一下。有些话不用说出来,就藏在墨水中。

现在回想起来,世间的事情很多,一个人去做就是修行,两个人一起做就是恩情。书房里放着两把椅子,一把是我的,另一把是他的。写字的时候各自写各自的,停笔之后抬起头就可以看到彼此。最好的陪伴是能够安静地坐在一起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也知道对方在做同样的事情。笔墨纸砚中包含天地,天地之间有我们。这就是晚年最美好的样子,两人一间书房,半生的心事都化作纸上的烟云。

生活记事

和筷子有关的二三事

□ 王超

物理学家李政道曾说:“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,手指能做的事,它都能做,且不怕高热,不怕寒冻,真是高明极了。”除此以外,这种成双成对的餐具,与西方那如刀似枪的餐具相比,又多了几分“以和为贵”的意蕴。

民间关于筷子的传说不少,一说是姜子牙受神鸟启示,发明了丝竹筷,一说是姐已为了讨好纣王欢心,以玉簪为筷,还有说是大禹在外治水时,因等不及热汤放凉,便折了树枝捞食……而据《韩非子·喻老》记载:“昔者纣为象箸,而箕子怖。”由此可见,中国使用筷子的历史,至少已有三千年之久了。

中国的筷子,长而厚实,尾方头圆,暗合了古人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。持筷时,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尾,有“大地”沉稳之象;筷头圆柔,用以夹取食物,送入口中,正应了“民以食为天”一说。一圆一方,一上一下,这便是“以地承天,天地人和”的东方哲学了。

说起筷子,自然也绕不开日本与韩国,两国的筷子文化皆承袭于中国,又衍生出一些本土特色。日本人多用木筷,相传有茶道大师待客时,特意将杉木筷头削尖,让客人在用餐时能嗅到淡淡的木香,可见日本人对朴素之美的追求。而韩国人则爱吃泡菜与烤肉,为了方便在小碟里撕菜、蘸酱,多用筷子纤细、筷头扁平的

金属筷子,耐用又好洗,体现了韩国人务实的处世态度。

曾经,我带一对来自奥地利的母女游览上海,那是她们第一次来中国。在品尝上海本帮菜时,我顺势给她们讲起了筷子文化。那位母亲笑着说,自己先前去日本,学过用筷,只不过手法很笨拙。她那双金发碧眼、长发飘飘的女儿,迫不及待地试着用筷子夹菜,结果东掉一块,西漏一箸,弄得大家开怀大笑。

我问她们,中国与日本的筷子有什么不一样?母女俩一时答不上来。突然,小女孩眼睛一亮,仿佛想起了什么,“日本的筷子没有中国的长。”“那你知道为什么吗?”我追问。小女孩挠了挠头,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指着桌上离她最近的油爆虾,让她试着夹一只。她伸出筷子,却发现怎么也够不着,索性站了起来。我笑着说,这便是答案了。中国人讲究圆融通达,吃饭时,满满一大桌子菜,大家一起享用,倘若筷子短了,便夹不到远处的菜,也就少了几分人情味;而日本人习惯各吃各的,也不爱给别人夹菜,自然不需要太长的筷子。听完,母女俩恍然大悟。

两根简简单单的木条,合为一双,便有了万般妙用:可夹、可拨、可挑、可扒、可撮、可撕……此刻你若正握着筷子,是否也触摸到了那份跨越千年的东方智慧呢?

夏读「食书」

□ 汪小科

夏日,空气在阳光的炙烤下弥漫着清甜的味道,让我想起名家笔下那些色香味俱足的夏天。

老舍笔下的夏天有着西瓜的香甜味,梁实秋笔下的夏天有着酸梅汤的酸甜味,汪曾祺笔下的夏天有着油黄咸鸭蛋的咸香味……他们把饮食的妙趣融进时节里,融进岁月中,让那些没有空调和冷饮的夏天溢出了清爽回甘的气息。在翻开书页,重读这些文字内容时,我仿佛嗅到了一个氤氲着人间风味的夏天。

都市里高楼林立,每到夏天躲进空调房,视线只能局限在那一方小天地里。我翻开了黄莺与白关的《乡间的日常》,透过书中描述的为黄瓜、豆角搭架,为西红柿打杈打顶,为秋菜洗叶除虫的画面,遥想田园生活的趣味。还有精心制作时蔬沙拉、杏子果酱、油浸西红柿等私房菜的情景,也激起了我走进厨房,巧手烹鲜的兴致。于是,再单调的生活也蕴出了鲜活的美感。再跟随巴陵的《一簪食,一瓢饮,四方味好》走遍大江南北,体验各式各样的风土民俗,惊诧美食,更觉得如沐甘霖。似乎有了这些书籍,就有了很多消暑、纳凉、拾趣的好去处。

读南半球的小猫《四季的盛宴》,我在各种应和时令的炒菜、汤粥、水果餐和甜点中找到了四季更迭的情调,才知道生活的仪式感原来可以在寻常小食、在平凡点滴中构筑起来。读谈正衡《清粥菜头啮鱼》,在各种家常时蔬、乡间野味、民间招牌菜和街坊小吃中看遍江南的美食美景、风土人情,将那一方水土孕育出的文化韵味牢牢印在了心里。而食物就如季节的轮回和境遇的流转一样只是表象,名家在百食百味中提炼出的对世态人情、时代风貌的深邃解读,让我们穿透日常琐碎,隔离千头万绪,把日子过出别样滋味。



暖心花茶。蒙海龙 作